

RELIG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Volume 17)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十七辑

徐以骅·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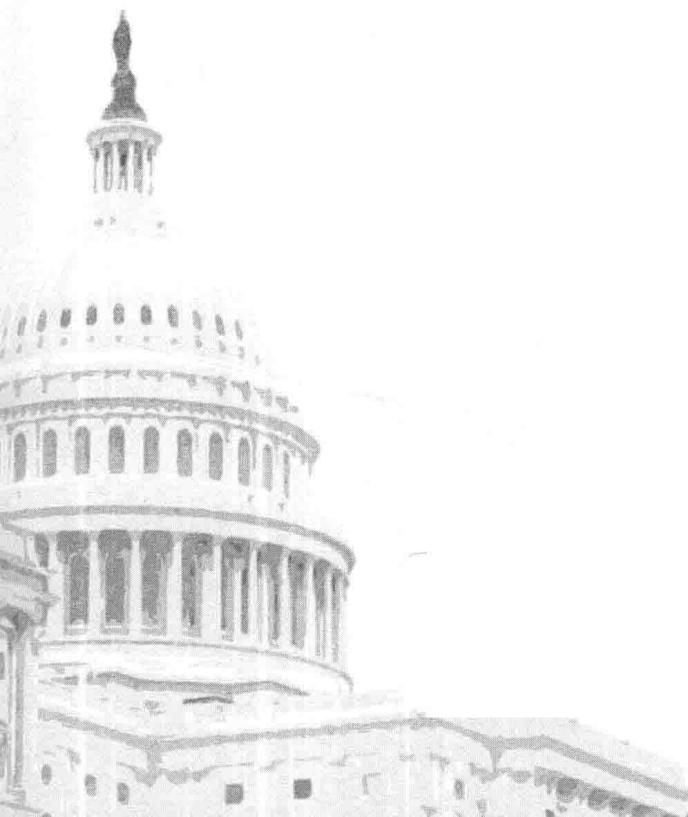
时事出版社

RELIG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Volume 17)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十七辑

徐以骅·主编



时事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7辑/徐以骅主编·—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195-0014-6

I. ①宗… II. ①徐… III. ①宗教—研究—美国
IV. ①B92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4925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 行 热 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 者 服 务 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88547592
电 子 邮 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0.5 字数：240 千字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合办单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
研究中心

《宗教与美国社会》为 CSSCI 来源集刊

《宗教与美国社会》编委会成员

-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 彭小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
- 王 栋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上海大学历史系
- 涂怡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 秦 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 刘 蘡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 章 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 刘倩洁（学术秘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目 录

本辑代序

- ◆ “大国学术”——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
..... 徐以骅 (3)

美国宗教

- ◆ 摩门教与美国政治初探 程洪猛 (17)
- ◆ 宗教和公众民意
..... [美]肯尼斯·D. 沃尔德(Kenneth Wald)
阿利森·卡尔洪-布朗(Allison Calhoun-Brown)著
章志萍译 徐以骅校 (38)
- ◆ 宗教对美国的社会经济贡献
——项实证分析
..... [美]葛百彦(Brian J. Grim)
葛天恩(Melissa E. Grim)著
蒋海然译 徐以骅校 (69)
- ◆ 当代非裔美国人的佛教信仰 曲晓梅 (110)

宗教与国际关系

- ◆ 伊斯兰朝觐对沙特总体国家安全的影响 钮松 (135)
- ◆ 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外援助的宗教动因 李意 喻光龄 (160)
- ◆ “当代瓦哈比派”的形成及其影响研究 田艺琼 (178)
- ◆ “断交制裁”背后的卡沙关系新探——地缘宗教的视角 邵红峦 (196)
- ◆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的土耳其伊斯兰运动 王佳尼 (222)
- ◆ 性别表达与伊斯兰极端行为的形成：
赛义德·库特卜《路标》中的男性主义 李晶 (252)
- ◆ 近代天主教海外传教的两条基本路线 谢子卿 (274)

学术讲座

- ◆ “伊斯兰国”死期已到了吗？ [法] 阿兰·鲍尔(Alain Bauer)著
马明月译 徐以骅校 (305)
- ◆ 著(译)者简介 (315)

CONTENTS

Preface

- “Big Country Academia” ——Zhong – guo – hua of Christianity as a Field of Academic Research *Xu Yihua* (3)

American Religion

- The LDS Church and US Politics *Cheng Hongmeng* (17)
Religion and Public Opinion *Kenneth D. Wald & Allison Calhoun – Brown* (38)
The Socio –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Religion to American Socie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rian J. Grim & Melissa E. Grim* (69)
African Americans and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Qu Xiaomei* (110)

Relig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 Impact of Islamic Hajj on Saudi Arabia'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Niu Song* (135)
- Religious Motivation of the Arab Gulf States' Foreign Aid
..... *Li Yi and Yu Guangling* (160)
-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Wahhabism
and Its Impact *Tian Yiqiong* (178)
- Understanding the Qatar — Saudi Arabia Relations
in the Qatar Crisi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 – religion
..... *Shao Hongluan* (196)
- Turkish Islamic Movement Since the AKP Took Power
..... *Wang Jiani* (222)
- Gender Express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Radical Islamism:
Islamic Masculinities in Sayyid Qutb's *Milestone*
..... *Li Jing* (252)
- Two Mission Strategies of the Catholic Overseas Missions in
Modern History *Xie Ziqing* (274)

Lecture

- Could Islamic State Just Die Off? *Alain Bauer* (305)
- Contributors (315)

本辑代序

“大国学术”*

——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

• 徐以骅

[内容提要] “大国学术”是大国综合学术能力的统称。“大国学术”的基本条件或标准是所谓理想型和动态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世界只有少数学术强国才能达到。因此，“大国学术”可以说是“学术强国”的代名词。如“制造业大国”与“制造业强国”“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差别一样，从“学术大国”到“大国学术”显然还有很大的跨度。作为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相对较弱的学科，宗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能否作为“大国学术”的试金石之一。本文试从“大国学术”的高标准出发，讨论当前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的现状。

[关键词] “大国宗教” “大国学术” 基督教中国化

* 本文有关数据统计工作得到笔者研究生黄康睿的协助，特此感谢。

近年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和天津人民出版社为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准备出版大型海外收藏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史料汇编，组织人员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The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部（Special Collection,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Yale University）等处大规模复制有关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档案资料。这两处档案馆也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资料中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历史资料收藏和整理显然是关于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上述两处世界级基督教资料中心的大量馆藏资料也引起笔者对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一些思考。

2017年我曾提出“大国宗教”的概念。如果“大国外交”“大国经济”“大国宗教”等概念成立的话，“大国学术”一说当然也能成立。本文在界定“大国学术”的基础上，以此“大国学术”作为参照系来审视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现状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

一、从“大国宗教”到“大国学术”

“大国宗教”概念是笔者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①“大国宗教论”认为，就一般而言，构成“大国宗教”的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1）绝对数值要素。如同经济和国力评估一

^① 徐以骅：“大国宗教（代序）”，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六辑），时事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3—10页；参见徐以骅：“从‘信仰中国’到‘信仰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互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时事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10—13页。

样，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可能更要看绝对数值。除非较极端的个案，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梵蒂冈教皇国，大国在宗教信徒及宗教场所和机构上的绝对数值，均非小国所能比拟。（2）硬件要素。包括圣地、圣物、宗教人口、宗教场所、传教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神学院校、宗教传媒等。（3）软件要素。包括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和实践、宗教和神学思想、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以及宗教的受社会尊重度等。（4）国力要素。一国宗教影响力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该国国力的强弱，即该国宗教所凭借的物资条件、社会基础乃至国家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国际慈善、世界和平以及跨国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等领域中真正有能力把宗教抱负付诸实施的，还是大国宗教和以大国宗教为依托的国际性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

长期以来，“国强教弱”或“强国弱宗教”是关于中国宗教的一般看法。所谓“弱宗教”是指信教人数占总人数中的比率比较低，以及国民的宗教性和虔敬度较弱等。其实鉴于东西方宗教的差异，宗教性和虔敬度是很难准确测量或加以比较的。而所谓“国强教弱”说法的更大不足，则是忽视国家与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结合上述“大国宗教”的要素、尤其是宗教人口（近2亿）和宗教场所的绝对数值以及国家综合实力而言，“大国宗教”可能是对中国宗教现有格局尤其是潜在力量的更好描述。

当然与其他领域相比，我国宗教的基础设施、神学思想、体制建设、研究水准和话语权不仅与国际水准有较大差距，也与我国不断增长的文化事业和总体国力不相匹配。因此，作为大国宗教，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仍有不少在短时间内难以补齐的短板，其国际影响力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美国宗教和中国宗教可能同属大国宗教，但两者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同属

大国经济的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差距。

与“大国宗教”相比，作为综合学术能力统称的“大国学术”的形成需要以下基本条件：

- 需要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庞大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支持；
- 拥有本国体制完备、国际一流的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系统；
- 拥有国际公认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强大的学术原造能力、活跃的学术批评、严格的学术诚信制度、公平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充分的国际话语权；
- 拥有广泛的国际战略布局、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经验、完整齐备的档案文献和数据资料，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学术公共产品；
- 依赖高水准的国民科学素质、持续稳定的国内政治、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宽松开放的学术环境。

以上对“大国学术”基本条件的粗略描述主要针对人文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对自然科学而言情况也大致相同。

二、“大国学术”抑或“学术大国”

以上开列的“大国学术”的基本条件是所谓理想型和动态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只有少数学术强国才能达到，因此“大国学术”可以说是“学术强国”的代名词。如“制造业大国”与“制造业强国”“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差别一样，从“学术大国”到“大国学术”（“学术强国”）显然还有很大的跨度。

首先，各国内部的学术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自然科学与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往往会有一定的差距和滞后。就中国而言，目前在自然科学领域，尽管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弱项和亟需去除的短板，一些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但无论就国际期刊发表、高被引用科学家、高等院校、发明专利、科研资金投入等国际排名数据来看，近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快速发展，在不少方面已居于世界前列，如中国发明专利数量的排行，近年来就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科技成果亦不断涌现。与自然科学相比，中国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近年来虽不断取得进步，但不仅仍与国际先进水准有差距，而且还落后于本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如前所述，无论“学术大国”还是“大国学术”都体现了国家综合学术能力。而中国综合学术能力的提高，显然更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其次，即使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之内学术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相比，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命运多舛。在 1949 年建国到“文革”结束的近 30 年时间里，宗教研究被宗教批判取而代之，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宗教政策类论著占据了本来就已大大萎缩的宗教出版的主导地位。就基督宗教而言，从 1949 年到“文革”结束后的 1979 年的 30 年间，在该研究领域带有学术性的论著只有杨真（即赵复山先生）所著《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 1979 年版），其他大多是涉及“反洋教运动”的近代史论著。即使同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与作为本土或本土化宗教的佛教、道教相比，基督宗教研究也是受损更大的“重灾区”，目前就学术研究的原创性而言，中国的基督宗教研究恐怕尚不能比肩传统佛教、道教研究，就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积累而言，那就更是瞠乎其后了。近年来中国基督教学术研究尽管发展迅速，但先天不足、欠账太多，要追赶上国内其他领域或者对其他宗教的学术研究尚

需时日，更遑论赶超国际水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各科的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现象，并且往往受制于一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禀性和国际处境，如当今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可说是独步天下，但在哲学和历史学等领域，德、法等国完全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次，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本身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目前的现状是学界强于教会，历史研究强于现状研究，对本国的研究自然也强于对外国的研究。用 20 世纪中国最著名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的话来说，中国宗教史上不乏“伟大的思想家”，但直到 1948 年，“中国教会还未向普世教会贡献任何神学思想家和著作家”。^① 即使到今天，中国基督教对普世教会的贡献主要还是在实践领域，而基督教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些所谓“元理论”也主要出自国外，这使国内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外有关学术理论的注解和案例分析。以本国基督教为中心的学术关注，尤其在基督教史领域，固然源于现实之需要、档案资料之难得以及学术积累之不足，但也严重限制了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国际视野，如我们研究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通常就将其纳入基于本国历史的较窄框架，而忽视其国际性，这便使波澜壮阔的中国基督教历史及其现状，并未对国际基督教运动研究产生应有的影响。中国基督教研究缺乏国际性，当然还有从语言障碍到西方学界对非西方学术的偏见等诸多原因，并且学术研究还往往滞后于现实发展，如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经济学理论却并未产

^① 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载《金陵神学院》第 26 卷第 1—2 期合刊，1950 年 11 月，第 14—15 页；徐以骅：“神学教育家赵紫宸——兼论大学与神学教育”，载徐以骅：《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4 页。